

珍藏版
图文

天才都会破损受伤，天才如何护养？

群星闪耀，人生拐弯处，
一部喷发生命之光的启示录！

蒋 泥◎著

天才的裂变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蒋泥首次在书中连续发文，

带我们走近莫言，走进文学大师的内部世界！

金庸、老舍、林语堂、沈从文、汪曾祺、季羡林、刘恒、阎连科、顾城、贾平凹、
李承鹏、韩寒……人生拐弯处，坎坷与泪水、欺骗和陷阱，几代人的挣扎史。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天才的裂变

蒋泥 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才的裂变 / 蒋泥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51-0299-3

I. ①天… II. ①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2335 号

天才的裂变

作 者 蒋 泥

责任编辑 王秋月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52470795

传 真 010-88637287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299-3

定 价 36.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问世间情为何物

◆夏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演员，可与赫本媲美。金庸苦恋夏梦，他说：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当年唐伯虎爱上豪门的丫环秋香，为了接近她卖身为奴入豪门，我金庸还差得远！

◆赵清阁爱老舍吗？晚年赵清阁因何对老舍不屑、愤恨？老舍为着这么一个斤斤计较、疑虑重重的女人付出真爱、献出生命，值得吗？

◆顾城在德国讲学时，一名德籍华人疯狂追求谢烨，为此夫妇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纷纷向朋友哭诉对方的不忠。谢烨绝意要和顾城离婚。

沈从文与老舍的不了情	/ 2
无尽的莫言	/ 8
“邂逅”莫言	/ 17
莫言小记	/ 25
问世间情为何物	/ 30
老舍情事：生命中的两位女性	/ 40
夭亡的诗心	/ 95

第二辑 让你目瞪口呆

◆金庸随后的经历，彻底改变，他成了自己笔下出现最多的、江湖人物似的“野外流浪儿”。让他生命发生转向的便是抗日战争。我常常叹恨金庸先生的“堕落”，把自己的好东西卖给人糟蹋，连眼皮都不眨。

◆王干说以后的四大名著恐怕得这么排：《三国》《水浒》《西游》和金庸武侠。在这里，金庸武侠作为一个整体，被拔到经典的位置。

◆李承鹏离现实很近。在他看来作家一定要写转瞬即逝的东西，因为无数个转瞬即逝加起来就是现实。李承鹏写了太多“转瞬即逝的东西”，连贯不了时就只能硬转。

金庸与我	/ 122
真假贾平凹	/ 124
季羨林先生的人生之福	/ 126
巴金的底线	/ 131
少年金庸几次被开除？	/ 140
名家之阴	/ 147
花香水影汪曾祺	/ 154
品味王干	/ 158
让你目瞪口呆	/ 166
说话·包装·名声	/ 170
好的大学与好的文学	/ 175

第三辑 心灵的震颤

◆一个富藏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理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帮助多苦多难的人们，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

◆日常生活里的钱理群，恰似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喜欢摄影、观光，满面春风，你感觉不出在他身上曾经凝聚过那么多的曲折与苦难。

心灵的震颤	/ 179
出色比一切都长久	/ 183
韩寒《三重门》真伪考	/ 185
灼痛的心	/ 201
大器者晚成	/ 206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 211
文化如何“市场”？	/ 215
“韩剧”如何成为“韩流”	/ 219
大抱负者大追求	/ 223
让一个人“红”就需造假？	/ 231
完美的生命	/ 234
大德显扬 爆炸生命	/ 239
发财是一个梦	/ 244
愿我们都免于受灾	/ 248

第四辑 如梦似睡

◆那人是比他还要难过的，两手正举着伞柄，活像已吊起来，上身努力歪开去，以便让整块的阴凉都罩在老板身上，他自身即便融化到阳光里去，也在所不惜。

◆你家老爷子为能让你顶替，磨破了嘴上的皮，至今还贴着金膏药。我这一生最佩服的就是你家老爷子！啧啧，人面兽心啦！

◆我无语，情潮暗起，越添汹涌，快把我淹了，快卷我走了，惟余一点若有若无的理智，像大洋里的滚木，载沉载浮。

◆韩寒事件是千年以来罕见的文化现象。当代的其他事情可能都会消亡，但这样的历史大丑闻，必将遗臭万年。韩寒父子涉嫌欺诈，一旦最终得到确认，也会永远锁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考量民族的道德伦理底线。我相信文本分析的力量，能够摧毁一切谎言。

儿子老子	/ 251
升天	/ 260
雪坟儿	/ 271
半梦半睡说书房	/ 289
新年雅说	/ 293
在天上闪光	/ 295
韩寒不是天才，是神话	/ 301
解不尽的刘恒	/ 304
韩寒如何绑架“文坛”	/ 306
文章憎命达	/ 310

说“天才”（代后记）

蒋泥 / 312



第一辑

问世间情为何物

沈从文与老舍的不了情



我写过老舍传，也写过沈从文传，今天来看，遗憾不少，漏过许多重要的情节、细节。尤其是从文先生的“情史”。

他曾对一位作家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这和贝多芬、歌德等文艺家的心理一致——天才们在创造至美艺术的同时，生活中理当要发现美、欣赏美、追求美。美的景物尚且能够深深打动他们，何况是带着灵气的、“解语”的异性呢？

沈从文初恋时，不过 17 岁，正在芷江做师爷、当税官，共三年。情人叫马泽惠，丹凤眼，月牙眉，樱桃嘴，似出水芙蓉。沈从文爱恋她，受着她弟弟的蛊惑，以为她也爱上了自己，便推去好心人做的媒，被那对姐弟骗去一千元，下来鸡飞蛋打。那弟弟不再找他，他这个“乡下人吃了亏”（见《从文自传·女难》）。

1928 年，徐志摩推荐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到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做老师，他对学生张兆和一见钟情，追得要死要活，直到 1932 年底，好不容易结束他的“马拉松长跑”，得到张家所有人认可，于 1933 年 9 月 9 日完婚。很快他厌倦、疲乏了，生命里相继出现四个“偶然”。所谓“偶然”，指的是陆续来到生命中，在记忆里永远忘不了的那一类人，如一条虹，一粒星子，

却比虹和星还无固定性，还无再现性（见《水云》）。

沈从文的第一个“偶然”有人推测是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的夫人、校花俞珊，他被她的美貌吸引。据说自己风流成性的徐志摩到了青岛，曾警告俞珊，要她约束自己，不料，这时的闻一多亦被她吸引。第二个“偶然”，则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高青子。熊希龄做过北洋政府的总理，同为凤凰人，是沈从文显赫的亲戚——沈的七姨父是熊希龄的弟弟。沈从文在北平走投无路，初期很想投奔他，熊希龄却不愿帮忙。直到1925年，在梁启超等人帮助下，他才应聘到熊希龄的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当办事员。后来他写文章讽刺香山慈幼园和熊希龄，就呆不下去了，搬出来再次苦熬。待到高青子出现，沈从文早已摆脱当年的穷迫状态，不再是浪子，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作家、名教授。他和高青子于1933—1935年之间相识。当时沈从文给青岛的亲戚带礼物，送给熊希龄家的女主人，去了熊希龄在西山的别墅，女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极好印象。一个月后，再见，高青子不仅读了沈从文的小说，而且还相当熟悉他小说中的细节，特意穿了沈从文小说里写到的“绿地小黄花浅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以着装传情，沈从文不能不动心。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将自己与高青子的婚外恋告诉张兆和，张兆和震惊、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他对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话引起张兆和嫉恨。无助的沈从文请林徽因帮忙。他辩护说，自己出格的行为和对妻子的爱之间没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女性时，他就是这样做了，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林徽因以自己的经历开导，理解他承受了怎样的痛苦。1936年2月27日，林徽因还给他写信，说：“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进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的心里使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地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都是一生不可多得的瑰宝。”她并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说：“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

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当事人张兆和当然不会理解沈从文。实际上她和沈从文结合真有点强人所难，在她一直是被动的、躲避的。要她理解、欣赏这样的天才夫君，比较的苛刻。到得晚年，她在编完《沈从文家书》后，方有所悔悟，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本质上说，张兆和毕竟不是林徽因，不是那种诗性的人，他们没有多少相通的感悟点。她承认高青子长得的确很美。亲友便居中劝解，有人甚至给高青子介绍对象。而沈从文只在情感上一时受到高青子的牵引，理智上他坚定地留在张兆和身边。但故事并未结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离开北平。1938年4月经贵阳抵昆明。张兆和因刚刚产子，身体虚弱，未曾同行。1938年11月才携二子辗转到昆明，与沈从文团圆。高青子这时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登记的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住在昆明市玉龙堆四号，和熊希龄的侄女熊瑜共房。沈从文与高青子交往随之密切，引出流言。有人说他倍受争议的《看虹录》，正是放纵情感的产物。“小说叙述人是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他在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间早有的默契使他们愿意在这美妙气氛中放纵自己，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二人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小说中有性描写，有对女性身体的细致刻划，但都十分含蓄隐晦，一切使用意象。这篇小说发表后并不见看好，朋友不理解这种神秘高深的东西，左翼批评家则指责他写色情，但近几年，它却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被看成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小说艺术试验的代表作。翻译家金隄证实，小说中写到的房间，就是沈从文在

昆明的家……其中的女子，在性情、服饰、举止等方面都取自高青子，读者只要对比一下沈从文在《水云》中对那个‘偶然’的描写，相信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更权威的说明还是来自沈从文自己，他提到了自己在《看虹录》中的‘屈服’：‘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我真业已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感情漩涡里去。……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这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青子也选择退出沈从文的生活，这时间大约在1942年。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同名小说《主妇》（1946年）是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而作，也是对自己十余年来情感历程的总结。这篇小说中，沈从文对给妻子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极大的歉意，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和自己的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出于对主妇和全家的责任，他选择了一种庸常的生活，并且从这种庸常的生活中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了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重新找回了‘尊严和骄傲’，‘平衡感和安全感’。”（见刘洪涛：《沈从文的婚姻与“偶然”》。）

老舍的婚外情，好像和沈从文近似，但细究起来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是：老舍是真诚的、坚贞的——他的初恋是一个悲剧，两个相爱至深的人由于早生了几年，尚没有自由恋爱那一说，不敢表露，从而错过去；他的“婚外恋”则是由于碰到了更为合适的人。它们的“结果”也大不一样。

沈从文的只是生命中擦过的火花，好合好散，没有伤害到情感婚姻本身，更多如“游戏”；老舍的却留下“后遗症”，女方为之终生未嫁，他本人最后投湖自杀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后院起火”，即就是“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说老舍在上海还有女人，这个女人便是女作家赵清阁。

1949年北平“解放”，周恩来想要老舍从美国回来，就是请赵清阁写的

信。周恩来和老舍有交情，则源于老舍 1922 年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教过一年书，和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关系好，周恩来 1913 年入南开中学，1919 年入南开大学读书，是张伯苓的学生。而老舍 1950 年代拼命写文章，礼赞新中国，多半正是出于对周恩来的知遇之恩——他是那种极其爱面子的人，真诚的人，不会敷衍的人。

那么，何以见得老舍与赵清阁关系的真心实意来呢？据上海的赵家璧、陈子善等人说，老舍本指望能在美国立住脚，把赵清阁接出去，没想到贫而多病，加上国内来信召唤，便回了国。

比较而言，老舍和赵清阁有更多共同的语言，互补性更大，毕竟他妻子胡絮清先生是画家，不是作家，赵清阁和老舍过去合写过不少剧本，还独立改编老舍的小说。然而“恨不相逢未娶时”，婚姻是讲究缘分的，老舍出于一个老北京人本色、仗义、厚道、有责任心的性格使然，他没有轻率地选择离婚，相反，他一力承担下来。另一方面，他同样没有辜负赵清阁，做那种负心汉、忘情郎，虽两地远隔，他时有牵念。这就很好地解答了一个疑难，这个疑难是巴金在《随想录》里写怀念老舍的文章时留下的。

1966 年 7 月 10 日，巴金、老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政治集会上见面，老舍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但老舍并非没有问题。巴金在文中写道“看见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日本友人中岛先生看见老舍则“眼睛突然发亮，那种意外的喜悦连在旁边的我也能体会到”。巴金又在另一篇文章里补充道：“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最后那次交谈中，有一句话还刻在我的心上，他说：‘我是一个正派人’。他又说：‘正直的人。’他很激动，似乎有不少的话，但没有能完全说出来。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说：‘我们都相信你。’我还想说一句：‘我们都敬爱你。’可是开会的时间到了。我绝没有料到这就是永别，更没有想到一个光辉的生命在四十四天后就要离开人世。”（见《文汇报》1984 年 3 月 15 日）

如果巴金所写是真，那么可以发现其中的几层意思：首先，对于老舍的有没有问题，大家心知肚明，但讳莫如深，直到 1980 年代，巴金都讳莫如深，

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肯定不是政治上的“诬陷”等等。其次，一定有身份非常特别、重要的人，不再相信老舍是正派、正直的人，而巴金这样的老友是相信的，但不便为之辩解，因为越描越黑，即使“文革”过去好久，老舍也去世，仍令巴金感到辩解之难于开口。再次，老舍的靠边站，是因为那些不相信老舍正派、正直的人，正在调查他，准备处理，老舍觉到了委屈，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联系到“文革”开始后，北京文联派人去上海调查赵清阁（参见傅光明、郑实：《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联系到大字报，说老舍有其他女人，再联系“正派”不“正派”，在汉语里通常都是指男女关系，可以推测，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老舍和赵清阁的关系问题。但他在这件事上问心无愧，“正派”而“正直”，是其他人不依不饶，想通过这件事来整他，老舍不能为自己辩护，朋友也无法为之辩护，虽然他们清楚老舍是什么样的人。

由此可以说，老舍先生在1966年8月24、25日夜里投太平湖自杀，红卫兵批斗他、折腾他、打他，是外因，外界的不信任、疏离是外因，他当时的情感处境是内因，最终他不得不自杀了——我在《老舍的沉浮人生》（东方出版社，2009年1月）一书里，曾经怀疑老舍不是自杀，因为他死后腹中无水，但看完傅光明、郑实伉俪送我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后，发现里面采访到一个司机师傅，说太平湖里淤泥多，人头朝下扎进去，一下子便能憋死在淤泥中，那样的话肚子里就不会有水。过去不少游泳的人也是这么着憋死的。

无尽的莫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99年，《北京文学》曾发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长文，声称国内最有希望得此奖项的作家正是莫言。文章说：“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如今莫言的代表作都已被翻译成英语，有的被译成瑞典文，由于海外教授、翻译家和其他诺贝尔奖作家的推荐，“莫言应当会逐渐进入瑞典文学学院的视野”。2012年10月，莫言果真圆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内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作家。

听说过莫言的人却不多，人们更多地知道的是大导演张艺谋，知道他有部电影叫《红高粱》，却未必知道那是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所以，莫言还不是红极一时的“通俗”名人，这名字只会水洇着纸一样，慢慢渗透，流淌进历史的长河里，悄然散发它的辉光。

莫言，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一个贫苦农户（上中农）家庭。他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艺术成就，离不开部队的栽培：“是军队培养了我。我的母校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是军队的院校。”

此言不虚。

“文革”刚开始那阵，莫言十二岁，上中学靠推荐，他没资格、没条件，就辍了学，放牛、割草、干庄稼活，累死累活，连肚皮都揣不饱，挣扎在死亡线上。到工地劳动，人小气力单，几天几夜不合眼，干着干着，“乒乓”一声

摔在地上就睡着了。奇怪的是那时候人们虽然饿得半死，却从不怀疑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其他三分之二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需要他们来拯救。

物质上的痛苦尚能忍受，可怕的是人不能老是活在虚想中，那年月没有书看，精神上是空的。他就收集了村里流传的各类小说；后来就到了无书不看的程度，以至于忘掉放牛和割草。“文革”中精神上更为沙漠化，他又找来中医书，连一些口诀都背得滚瓜烂熟。十七岁那年，通过五叔的关系，他进棉油厂当了三年临时工。当时白日做梦都是“如何冲出牢笼、离开家乡”。出路只有参军。于是连着报名三年、体检三年，每一次都是成分不好卡住的。直到1976年方才如愿以偿。

至于入伍动机，各式各样，有的想脱离农村，有的想升官儿，有的想吃一顿饱饭，也有的想着保家卫国。越是艰苦年代的人，动机越为实际。莫言当兵的目的只为能到部队吃几顿饱饭，其时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跟地瓜干儿离婚”，因为到了部队，吃的是馒头、不再是地瓜。然而绝大多数离两年婚回去，又和“地瓜”恢复婚姻关系。所以，莫言入伍的动机中有很低俗的一面，有凡俗的要求，当然，如果有机会建功立业，他也当毫不犹豫为国献身，毕竟生计第一，人的其他追求都是在吃饱饭以后生长出来的，这是十分正常、自然的事情。

部队真不愧大熔炉，炼出了渣滓，多数则炼成了钢。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们最初的想法、动机完全改变，都统一到“当就当一名好兵”的意识中去了。1970年代末期越战时期，他所在的部队因为没有战斗任务，他就觉到过遗憾，想着与其浑浑噩噩活着，还不如轰轰烈烈死掉，有一个壮烈千秋的机会，那样即使不能活下来成为英雄，牺牲了还可以改变自家的“中农”成分，为国尽忠和为父母尽孝两不相误，而况真正的英雄不一定都能成为英雄，真的豁出去自己肯定是个好兵呢。

有一次考大学的机会，终因超龄而中途夭折。想上前线，主动请缨，没被允许。走投无路，他搞起创作，想通过这个提干。这样的经历有点像王朔，一次次摔打，被生活无情抛出，最后生给逼成了作家。

当然他的作家梦由来已久，不全是想提干逼出来的。先是他初恋的对象给

的——十五岁那年他对石匠家的女儿着迷，一个黄昏鼓起勇气对她说自己爱她，引来她一阵大笑，说“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又传话给他，要是他能写部像她家收藏的《封神演义》那样的小说来，她就嫁给他。再就是对饥饿的感觉，听信了邻居的话，以为当作家以后就能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儿的，咬一口就唧唧往外冒油的，“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体验得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人是多么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可是写作本身并非易事，小说一篇篇寄出，又雪片一样退回，给他的精神打击很大，健康也大受影响，“才二十几岁的人，头发就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

提干无望，随时会复员，他苦恼到极点：发不了文章一辈子就毁了。

1981年10月，他的处女作终于问世。然而退稿依旧多，他自己也没有受到什么注意，他还得拼命挑灯苦干。1982年夏，他破格提干，调往北京一家机关任宣传干事。可是部队生活并不如想像里的那样，除了站岗以外不外割草、喂猪、下厨房、出公差，和农民没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身份，有了这身份就有了入党、提干、永远离开农村的可能。

使莫言彻底改变命运的则是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只不过最初并不顺利，差一点就错过去，因为别人五月中旬就拿到准考证开始复习，他却是六月中旬才听说报考的消息，并在战友的鼓励下决定前往一试的。

后来作家刘毅然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一九八四年初夏，我正忙于协助徐怀中老师招考军艺文学系第一届学员。忽然有一天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走进来一位圆脸的军人，书包一本正经地挎在肩上，满脸的朴实劲。……他那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犁在耕地时碰到石头后骤然爆出的很亮的光，还带点忧伤，他的额头丰满明亮……他没有掏出官方介绍信和报名表，而是掏出自己发表的两篇小说，他说他想上学想做徐怀中老师的学生。我请他把作品留下，莫